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89
22 March 1977

CHINESE

第一九八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二日星期二
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杨先生

理事国： 贝宁

加拿大

中国

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毛里求斯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委内瑞拉

(美利坚合众国)

洪加武先生

巴顿先生

赖亚力先生

赖普雷特先生

冯韦希马尔先生

贾帕尔先生

巴迪先生

兰普尔先生

米尔扎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特罗亚诺夫斯基先生

里查德先生

孔萨尔维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 LX-2332 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上午十一时十五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一九七七年三月九日尼日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295)

主席：按照安理会在第一九八八次会议上所作的决定，我邀请埃及、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南斯拉夫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印度尼西亚代表马尔邦先生、利比里亚代表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尼日利亚代表约瑟夫·加尔巴先生、斯里兰卡代表方塞卡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阿拉夫先生、南斯拉夫代表彼德里奇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此外，我要通知安理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巴林、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赞比亚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个问题。

因此，我建议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根据《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上述各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有限，我请巴林、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赞比亚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就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巴林代表萨法尔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塞拉

利昂代表布贾马夫人、赞比亚代表卡马纳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个项目。第一位发言人是尼日利亚外交部长约瑟夫·加尔巴准将。我欢迎外交部长，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主席先生，对于你担任安理会三月份的主席，我要向你致最热诚的祝贺。你的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公认的学识才能使得在你主持下的安理会的审议工作积极而有成效，这是毫无疑问的。你所代表的国家及其人民珍视公正、自由、平等的原则，而这些原则正是我国人民衷心热爱，且是我们非洲人希望南部非洲迟早也能享受到。

主席先生，对于邀请我国代表团参加南非问题的辩论，我要感谢你，并请你代向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表示感谢。我国政府，以及尼日利亚全国人民都认为这次辩论是关键性的，因为我们对于南非无辜者血溅街头的事件不能再视若无睹，对于南非受苦人民的悲动也不能再不闻不问。这次辩论大大影响着与南非接壤各国的安全，同时，对于是否能恢复我们对安理会的信心更是有决定性的影响。

现在已到了一个时候，我们大家都必须发挥我们的积极性，把我们的力量集拢起来，处理困恼着非洲大陆南端的各种问题。长久以来，我们的矛头分散到这么多的方向。我们的档案库里堆满了各种决议、文件以及流于形式的报告。我们的精神用在过多的辩论上，有些人几乎忘了真正的问题所在。同时，就在我们处理着这些问题的时候，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还在一天天巩固。现在，我们该问问良心，我们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不能再容许这个反人道的罪行继续残害我们的弟兄了。

我们都知道，上述问题是与我们大家都受约束的本庄严组织的基本原则抵触的；在处理这些问题上我们并没有对自己要求过多。相反地，既然我们大家迟早都会受到这些问题的影响，为了人类前途就没有什么牺牲大小可言了。在座各位以及本组织各成员没有一个不曾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鼓吹的主张。联合国会员国没

有一个同意关于某一人种优于他人种的学说。

说到这里，我们应问问我们自己该做些什么。我国政府同非洲各族人民及其朋友一道，决心加强战斗，直到该大陆寸土尺地及各民族都从殖民主义、压迫、种族隔离及历史上各次动乱遗留下来的一切灾难中获得解放为止。我们尼日利亚的人，甚至全非洲的人坚决认为，在这些问题上不允许任何人态度暧昧。我们知道胜利必属于我们，因为时间对我们有利；但想达成真正和平转变的时间却很快就没有了。

过去若干年来，我们眼见南部非洲发生行凶事件。眼见大多数人受到镇压和压迫；其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以及手段之毒辣都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十七年前的昨天发生了沙佩维尔大屠杀事件。这个事件震惊了全球，大家把目光转移到在南非发生的不平等不人道的行为；那里的黑人被迫处于半奴隶状态，替罪恶的白人少数种族主义者当奴仆，那里的黑人被迫离开家庭，在奴役、饥饿和贫穷中讨生活。黑人被剥削，黑人在盛产黄金和钻石的土地上的劳动果实也被剥夺。

沙佩维尔事件平定后，世界大家庭似乎进入了沉睡状态。虽然对南非种族主义者采取的有限的行动，也没有被认真执行。对于本组织的各项决议，有人同种族主义者相勾结，不是被暗中破坏，就是被公开忽视。有一些本组织的会员国帮助种族主义者充实军备，这不但有损于南非受压迫的黑色人种的利益，且为邻近的非洲各国无辜人民造成恐怖。我们对索韦托事件记忆犹新。出生于沙佩维尔事件之后的一些无辜天真儿童，遭到杀人成性的种族主义警察无情的枪杀。全世界都对这种象是一个落水者垂死挣扎的表现发出了惊恐的叫喊。

然而，就是这同一个沃斯特种族主义政权仍然继续着种族隔离的凶行。它更加强了它的庞大的镇压机器。这个政权把广大的黑人居民赶到土地最贫瘠的地区，在黑人曾出过力，流过汗并曾牺牲过生命的国土上，剥夺黑人的公民权。之后，种族主义政权用由所谓的非洲的朋友供给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军事力量对非洲各个邻近的独立主权国家进行威胁、恐吓、骚扰。

对于进步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种族主义政权借口同该国的殖民主子订立的莫须有协定，用借来的军事力量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这个种族主义政权还派兵侵入赞比亚、干扰并屠杀爱好和平的赞比亚人民以及在该国寻求庇护的纳米比亚人。在比勒陀利亚同一种族主义者的积极支持下，索尔兹伯里的史密斯非法政权亦步亦趋，先后武装入侵莫桑比克和博茨瓦纳。莱索托由于努力执行大会决议而遭到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经济勒索和重大压迫。这些事实众所周知。我们还要让这样的暴行继续多久呢？

莱索托事件表明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本组织及其庄严原则所采取的态度。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从来没有执行联合国的决议。它不顾一切国际制裁而培植援助伊恩·史密斯非法政权，这种做法全然蔑视了安理会所作的各项决定。

另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它对纳米比亚的态度。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完全不顾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国际法院的意见，仍然非法占领着联合国的领土。在领土上不断巩固它的军事力量，企图阻止本组织履行职责。这是种族主义者对联合国采取明显的战争行为。对于南非军队占领联合国纳米比亚领土，我们还要容忍多久？对于该领土及其人民我们不是共同负有责任吗？

有些安理会理事国似乎发现以随便谈谈南非问题的和平解决最为方便，而就在同时，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不顾安理会提议的和平方法，在纳米比亚及邻近地区发动武装进攻，因而造成了一种向非和平的局面。纳米比亚领土北边，有一群安哥拉人串通南非种族主义者，企图颠覆独立的安哥拉共和国。然而，尽管古巴军队驻在安哥拉了无止期，却没有人提到联合国纳米比亚领土上的这种军事集结。既没有人提到种族主义军队在卡普利维地带进行军事集结，也没有人提到利用联合国的领土纳米比亚来侵略其他国家的行为。上述这种想法明白表示对非洲问题极不关心，它们关心的是不惜牺牲世界和平与非洲南部地区的安全以使超级大国“占上风”。

我们在非洲的人看到我们深深关切的问题辩论结果竟是如此，感到越来越不满

意。每次我们要采取行动来反对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时，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总是优柔寡断。我想起一九七六年第一次辩论纳米比亚问题时我们是如何地拼命迁就安理会某些理事国，一心以为当再度讨论本问题时不会再有犹豫。我们的好意没有得到回报，有的只是再度的失望。我们的忍耐已到了尽头。

我们原有信心安理会能有效地同南非的不义行为、压迫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斗到底，这个信心很快地在消减。倘若本次辩论所产生的行动建议又是不积极，众说纷纭，不能慰借南部非洲受压迫的苦难人民的话，我们彼此间的信心会发生很大的动摇。南部非洲受压迫的人民，甚而全非洲人民都仰望着安理会，热切地注意本次辩论。安理会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我国政府要向安理会各理事国呼吁，让本次辩论成为南非解放斗争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如今是个关键时刻，口头的谴责必须推进一步，必须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和制裁了。

我们老早以前就该宣布南非局势对世界和平与安全形成威胁，并由安理会依据《宪章》第七章的有关规定采取适当行动。我知道有些理事国在这件事情上仍有困难。一方面，它们承认局势有爆炸性。我听到卡特总统几天以前叙述南部非洲的局势时说：“种族冲突加剧……恐怕会发展成长期的种族战争，危害全人类”。而就在几天前，纽约时报上登了一则广告，推销南非产的未琢磨钻石。代理商宣传说，要买现在快买，种族冲突情况危急，再迟就来不及了。看来那个代理商能跟得上南非局势的发展，某些安理会的理事国还不及他。尼日利亚政府要指出，不仅南部非洲已燃烧起国际性种族对抗的火焰，而且战争状态已在实际上形成了。

某些理事国对《宪章》第七章的态度犹豫不决，这显然是害怕引用第七章将会打开经济制裁之门。我们都晓得，某些国家在种族主义南非的投资量很大。我们也同样晓得，而且直接知道这些国家在黑色非洲的投资量也很大。我敢肯定地说，后者还更大些。我们非洲的人，尤其是我国，现在到了必须认真考虑的时候，考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该朝什么方向走，并问心无愧地去做。我们不能再让我们当中的某些政权在和我们交涉时声称遵守某些原则，而同时却又完全不顾这些原则，对一个束缚并奴役我们兄弟姐妹的政权提供支援。我们凭良心不能让那些双手

沾满了南非无辜儿童的鲜血的人来干涉我们的事务。我们已经给了他们相当长的时间，现在该由我们来作决定了。

施加经济制裁，尤其是停止对南非作出新的投资是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这样的措施就是明白告诉南非种族主义者，不能再公然反抗世界大家庭了。

我们很注意地观察到一九七六年对南非的疯狂贷款，特别是索韦托屠杀案之后的一连串贷款。西方国家有一个学派认为对南非的贷款和投资最终对黑人大多数大有帮助。他们辩称，停止那些贷款和投资对黑人造成祸难。问题是，另外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南非的军事及其有关部门的巨大发展会给黑人带来什么好处呢？南非黑人的生活水平还能比贫穷底线低下多少呢？哪里的生活条件还会比南非黑人拘禁地班图斯坦更糟呢？

答案是很明白的。他们必须迫使安理会以最强的手段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安理会各理事国应该少想一点某些会员国暂时的经济损失，而稍微多想一想南非受压迫者每天都在流着的血。他们的经济投资到头来只有在一个稳定的、公平正义的政治气候中才会兴旺。

尼日利亚政府知道得很清楚，某些安理会理事国曾经在他們确信的几个问题上使出强烈手腕。那些行动中既有政府一级的也有非政府一级的。安理会某些理事国不能要求只采取更强大的制裁来对付种族隔离的婴儿，即罗得西亚非法政权，而不采取同等的甚至更强烈的措施来对付那个孕育那个婴儿的制度本身。有句俗语说，灭火要灭起火的根源。比勒陀利亚非法政权就是南部非洲问题的根源。我再说一遍，南非是问题的核心。

这里，我不得不重申我国在南非问题上的立场。我们坚决认为不能妥协，没有折衷办法、没有对话、也不能有什么缓和。决不能走回头路。既然南非顽固地施行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那么南非问题就不再是革新的问题而是解放斗争的问题了。因此，解放运动有权冲破种族主义少数人暴政的牢笼，从而取得自由。他们有权在他们迈向自由的进军当中采用多种手段。这个权利无可否认。我们尼日利亚是完全支持的。

在这方面，我们对基于在毗邻领土的所谓内部安排，使缓冲国永久化的任何方案都不支持，这类方案是妄图阻挡解放进军。任何安排，若是不符合安全理事会有关南部非洲问题的决议，我们就反对。为解放南部非洲问题而采取的积极行动必须有助于履行这些决议。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接受无意于彻底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任何办法。

在朝这些目标前进时，我们了解到非洲的一些真正的朋友所作的支持和所承担的义务。他们与我们有着共同的愿望，希冀和成就。有些人牺牲了生命，有些人提供了道义上、物资上和经济上的援助，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支持建立本组织并由各会员国同意签署的各项原则和信念。我们对一些西欧国家，尤其是北欧各国在人道方面的支持，表示赞扬。我们希望其他一些西欧国家以及加拿大和美利坚合众国能够言行一致，希望它们的眼界放宽，越出经济剥削的视线之外。他们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袒护，有时甚至是勾结，不但挫折了南非受压迫人民的斗争，归根到底是减少了解放运动可能采取的途径。

尼日利亚是世界上黑人最集中的国家。五个非洲人当中就有一个是尼日利亚人。当非洲大陆南部地区我们受压迫的兄弟姐妹痛苦呼号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深深感到痛心。因此，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想尽办法，不遗余力地投身于南非的解放事业。尼日利亚政府对于阻挠非洲支援南部地区解放事业的任何企图将不断采取反抗措施。我们认为必要时，将毫不犹豫地采取经济上的报复行动。

尼日利亚政府捐款给非洲统一组织的解放基金，并且全心全意地向解放运动提供直接援助。尼日利亚人民的支持坚定不移，这可由他们向我国为南部非洲劝募全国救济基金自动慷慨地捐款一事中得到证明。这种姿态是一种象征，显示他们决心尽全力帮助使非洲摆脱各种折磨我们的祸害。

我国政府要同非洲及其朋友一道，为南部非洲所有受压迫的黑人要求安理会遵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有效行动。这是最低要求。许多安理会理事国声称已自愿地实行了武器禁运，那么把它变成强制性的禁令不应发生困难。我们知

道，南非种族主义政权要靠外来的备件维护它的军事装备。因此，我们呼吁各理事国把它们同种族主义政权所订关于备件的合同取消。我们还要呼吁各理事国停止向南非输出零件。

发给种族主义者制造装备的许可证已使得种族主义政权加强了它的压迫机器。我们呼吁本组织所有会员国停止发给南非这类许可证。在经济方面，最低限度每一政府可做到禁止向南非进行新的投资，并且限制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贸易往来及其他经济关系。

这些要求并不过分，而且实际可行。不这样做对我们所有人都不吉利。我们寻求的是建设，不是破坏。因此，让我们在火山爆发之前，以真正有意义有实效的行动来结束安理会这次的辩论。

主席：我感谢尼日利亚外交专员夸奖我的话。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利比里亚代表。我请利比里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利比里亚）：主席先生，请接受我代表我国政府和我本人对阁下当选为安全理事会一九七七年三月份主席所致的诚挚贺意。我们不但注意到你的资格，而且也注意到你在增进人类福利方面的经历，及你对世界和平同和谐的强烈愿望，深信你会将这种非常迫切需要的精神带给本理事会。我希望你能于任期届满时回顾到理事会在这一期间所获得的富有意义的成就。

由于理事会请我们在它有关南非问题的辩论中发言，利比里亚政府极为高兴。

各理事国都知道今天已经由你主席先生将利比里亚总统小威廉·尔·托尔伯特先生致理事会的一封信分发给各位。我要将这封信中含有一项呼吁的一小部分引述如下：

“……利比里亚的政府和人民都在向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组织全体会员国的良心呼吁，要通过积极行动向全球证明种族隔离确是违反人道的罪行，也是不合时代、为人类所唾弃的制度。它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基本原则，并在南部非洲更加易于引起种族战火。我们所说的积极行动是指对南非实施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特别是实施宪章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我们要求直接或间接继续以军火供应南非的联合国会员国都对它们的政策加以认真的重新评估，并终止它们令人不安的武器贸易。这种武器贸易造成了象沙佩维尔和索韦托一类的大屠杀惨案。”（S/12301，附件，第1页）

我们已经在本理事会中一再听到有人发言说，南非局势造成了对该地区和平及整个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我们曾经一再重申，就我们在非洲的人而言，我们的主要关切事项是这个大陆的全部解放，因为我们坚信，除非以及一直等到整个大陆完全从存于南非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少数民族统治下解放，否则我们决不能凭幻想便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由的。

现在显然应该及时提出一连串问题，由崇高的本机构来加以处理。

我们继续忍受这种种族隔离的惯例及它的所有各种伴随罪恶，还要多久？我们继续甘受挫折并无可奈何地接受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大规模地强暴对待及未经挑衅便屠杀包括学生在内的非洲人民，还要多久？这种虐待和屠杀无非只是因为南非的非洲人民反对在理论和惯例上都具有歧视性的政权，并且因为在这个政权的国家法律宪法中，种族主义是受到拥护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还需不断地说多久：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采取的暴力镇压措施已使南非局势严重地恶化，并将必然导致对人类将有严重影响的暴力冲突和种族主义战争？难道我们在人类良心对南非的实际情况有所觉悟之前，真的还需要再有一次沙佩维尔大屠杀或索韦托事件？

我国政府认为，我们已对国际社会说得非常明确，南非是维护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每一种事物——也就是殖民主义剥削剥夺基本人权公然实施种族歧视，不将该国的土著人民当作人，强大的经济势力的日常剥削，也许更甚于此的，对人类所犯的种族隔离的滔天罪行——的一个最后堡垒。可是南非仍旧还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并且还是毫无悔意地公然继续违犯我们宪章的各项原则。它还是宪章的一个签署国。它已将本世界机构嘲弄成甚么样子。

但是，同样使我们大家都感到不解的是：有些会员国应当成为世界组织对付南非种族主义帝国主义者行动的先锋，但是它们所采取的行动却都倾向于使联合国对于在该大陆那一地区不断发生的事端简直漠不关心，那是一种讽刺，也是一种伪善。

正当今天理事会在这里开会的时候，就有政治犯在受到酷刑及遭南非拘禁的好多人死亡的各种报道。大家必须记住，这些政治犯的受刑和死亡无非是因为他们信仰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目标。他们崇尚自由、正义和平等，并确信他们本国的种族隔离暴政是会消灭的。他们要终止对他们人民的暴虐行为，停止无故逮捕，并废除旨在使人民通过劣等教育和训练永远遭受压制的教育制度。

非洲不同意南非政府应该霸占南非真正主人翁的多数土地。南非政府正在采取行动，使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七的人一起挤在最贫瘠土地百分之十三的地区内。南

非对本理事会决议和决定的不妥协和不顺从的立场仍旧载在本组织的历史记录中。理事会作为一个团结一致的机构能够对它有何作为？理事会将采取何种切实有效的行动？

南非的局势是我们迈向彻底解放前进时在非洲面临的一个危机。它是非洲决心同种族主义少数民族政权的阴谋搏斗的一个危机，那种搏斗的目的是要确实使自由、正义和人类尊严的范围扩大到我们可爱的非洲大陆的最远边境。

约略地审阅了我们宪章的第一章便可显示，除其它事项外，联合国的宗旨是在促成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的国际问题且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尊重。对于本组织的某几个会员国不落实我们宪章的这些崇高目标，我国代表团深感忧虑，因此，利比里亚代表团希望并祈求在再有数十名非洲人被杀，数千人因反对种族主义少数民族政权被拘禁，及再有成千成万的人流亡之前，我们可以激起人类的良心，采取更积极的立场，特别是通过本理事会采取此种立场，以便确使南非国内的全体人民都受到公平的待遇。

因此，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要求本世界机构的全体会员国，特别要求尚未做到这一点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立即停止将所有各种武器弹药、军事设备、车辆及/或可供制造及养护武器、弹药、军事设备和车辆之用的材料出售及运送给南非，并要求执行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关于加强禁运武器的第282(1970)号决议。我们也为了这个目的要求本世界机构的全体会员国及安全理事国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投资，也不贷款给该政权，并要求它们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使它们管辖范围内的各公司和金融机构停止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或在南非登记的各公司作进一步的投资，或给它们贷款。我们认为我们的要求不是过份的要求。我们深信迅速执行这些措施是对我们本身和我们的西方朋友都是最有利的。

在结束我的发言之前我要提到南非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及对该领土强制实施种族隔离的滔天罪行；提到南非违抗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

各项决议——那种违抗行为是违反宪章第二十五条的——而不断地援助南罗得西亚的非法种族主义政权的行。重要的是我们认为，南非如果没有它的强有力的一些盟国的协助，是不敢如此肆无忌惮地对待安全理事会或本世界机构的。

我曾经在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三日对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城的杰克逊州立大学发表关于非洲问题的主要发言时，说了下面的话：

“最可惜的是，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美利坚合众国，尽管表示同情和了解非洲对南非局势的关切，却显然并未采取具体行动，来劝止或阻止它的多国公司同南非贸易及在南非投资，美国每年的投资数额计达数亿美元。这一个国家及其余各个西方国家都在非洲有着很多友善好感和经济利益。它们不能继续指望，非洲对于那些国家蔑视国际社会，漫无止境地同南非进行经济和军事的联系，只会加以口头抗议而已。”

我确信卡特总统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十七日星期四晚上发表的谈话提高了各非洲代表团的精神。当时他曾经提到美国政府已采取行动，使美国完全遵守联合国对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制裁的事实，并说：“并且我将于星期五在华盛顿签署这个法案”。

在政治方面，只有在非洲大陆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少数民族统治的最后余孽完全消灭时，利比里亚的任务才会告一段落。正如托尔伯特总统所说的：

“……我们已在目前存在的现状同将在那里出现的今后情况之间划下一条界线。所不同的是只要改变了现状，今后南部非洲和该大陆的其余各地就必然会有种族平等、社会正义和非洲多数民族的统治”。

总统并说：

“不管我们是否同南非政府直接接洽力求立即从事和平改革，也不管我们是否经常不懈地以道义和物质协助给予各非洲解放运动，更不管我们是否与联合国及非洲统一组织采取一致行动，我们仍将坚决地决心为整个非洲的全面绝对解放积极工作。”

主席：我感谢利比里亚代表夸奖我的话。

贾帕尔先生（印度）：我国代表团同其余各代表团一样，愿意表示同样的意见，欢迎阁下担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及安全理事会的本月份主席。我们认为你的任命是对整个联合国的一项令人欢欣的新态度，也是对于为某一理由久经贫困而遭歧视的某部分人类所面对的问题的一项令人欢欣的新态度。至于你本人的资格和以往的经验，它们都明确地使我们抱有莫大的希望。

我们当前的项目叫做“南非问题”。我们是应非洲集团的要求，也是应大会的要求，审议这个项目的。大会是联合国的另一主要机构，也是包罗本组织全体会员国的一个机构。因此，大会表示的意见，由于代表绝大多数国家的公意和人类的普遍希望，是应该发生相当份量的。

值得注意的是，大会已经特别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宪章第七章规定的紧急行动，保证完全停止以一切武器弹药和军用车辆供应南非——简言之，就是强制禁运武器——并采取可以达到我们共同目的其它行动。现在要安全理事会来做这件事的理由，显然是因为只有该理事会才有权采取宪章第七章规定的行动。因此，我们已要求联合国的执行部门采取明智的行为，就南非种族歧视问题，实践联合国多数会员国的意志。

这个情势却有点反常，因为比勒陀利亚政府既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却是一个执行机构，刚巧也处于同一的地位，我们可以要求它实践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多数民族的意志。使我们感到困扰的是这个问题：由安全理事会来执行多数民族的意志会比比勒陀利亚政权做得更好吗？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应该是更能胜任，因为，第一，理事会与比勒陀利亚政权不同的是前者赞成多数民族的目标——废除种族隔离——第二，理事会有权可以说服比勒陀利亚政权。难道安全理事会将选择继续犹豫拖延，奢言遵守种族平等原则，但却可怜地迟迟不敢采取可以令人丧胆的军事制裁措施吗？

因此，安全理事会的每一个理事国都在为涉及联合国宪章根本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不但是会员国的平等权利，也是那些国家居民不问种族肤色或信仰的平等的问题——受到考验。

让我们看看，我们已经受到考验多久了。我国代表团于一九四六年向大会第一届会议提出了南非种族歧视问题。历史上，印度远在一八九三年四月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当时也就是八十四年以前，圣雄甘地到南非去为一位事主向法院申诉。由于他的种族和肤色，他受到了歧视，于是他继续留下，举办了第一次种族主义法律及反种族歧视的群众运动。因此，印度发展了同情、支援并与出生以来便受到同一痛苦经历的人民团结一致的自然历史关系。一九四六年印度同南非绝交，当时我们确知南非对于和平抗议和劝导都是无动于衷的。

联合国已经成立了三十一年，而这个问题还是依然故我。我们认为这个问题一向是以西方文明为根据的：不管这个问题是应该用它本身在欧洲或在美利坚合众国存在的新启发价值来加以评判，还是应该用所谓南非白人种族主人的罪恶主义来加以评判，这个问题是以曲解圣经和过去奴隶社会所产生的唯利是图的考虑为根据的。

对我们来说，这个答案是很明显的，但是大家还是让比勒陀利亚政权在非洲人民的苦难上，在他们被隔离、低贬和受辱的情况之下，根据不准他们有平等机会及以使他们永受宰割为目的的所有其它各种手法，增长繁荣。今天比勒陀利亚政权已采用了一种恶毒的计划，要在非洲人民自己的国内，为他们建立几个本土，永远限定他们住在某些地区内，榨取他们的贱价劳力，而所给他们的前景却并不比他们上一代的命运好。所建立的社会秩序已预先决定了非洲人今后完全没有希望达到平等地位的命运。

受到解放斗争痛苦的非洲青年已不止五代。因此，在人类精神方面祈求尊严和自满的愿望经过好几代的挫折之后难免会有一次爆发。其余的人看到世界社会并未采取行动，都对这种挫折有共同的感受。整个非洲大陆都有理由起来表示愤

怒。我并确信，世界其余各处也会对种族主义有与日俱增的强烈反感。

安全理事会将由它所采取的行动受到评判。 审查安全理事会迄今为止完成的事项是很有意义的。 从一九六〇年起安全理事会便在审议这个种族冲突问题。 它在第 181(1963)号决议中宣布比勒陀利亚政策的政策是违反宪章原则和义务的，所以要求所有各国都立即停止将所有各种武器和弹药及军用车辆出售和运送给南非。 它也在 182(1963)号决议中，要求秘书长设立一个专家小组，审查以人权和基本自由给予南非全体居民的和平方法。

理事会在其后一年的第 191(1964)号决议中赞成各专家的结论：

“全体南非人民均应参加咨商并应……能在全国家水平上决定〔南非〕的前途。”

这已是十三年前的事情。 后来发生的事情却是很有意义的。 安全理事会在 一九七〇年和其后各年的随后各项决议中，除了重申它绝对反对种族隔离，及谴责违反禁运武器规定之外，并无其它的作为。 这些都是于事无补的姿态，因为比勒陀利亚政权竟于一九七六年进一步攻击了它的邻国赞比亚和安哥拉。

现在，我们已在安全理事会中正式声明，务须加强武器禁运，并应谴责违反禁运。 我们也已经谴责比勒陀利亚政权侵袭各邻国。 我们已再次申明种族隔离政策是违反人类良知和尊严的罪行，并严重地扰乱了国际和平与安全。

我们曾经宣布，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解放及种族隔离的消灭都是达成该区域的正义和持久和平所必需的步骤。 最后，我们并承认人民消灭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是合法的。

所有这一切就够了吗？当然是不够的，否则我们现在就不会讨论这个同一的问题了。 我们现在何去何从？如果安全理事会让非洲人民通过他们本身的努力来解放他们自己，并只受到愿意帮助他们的人的支援，同时其余的人则审慎而间接地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提供慰劳和安慰及其它更多的事物，那就实在可悲了。

我们讨论的并不是属于今天和一个时代的一个问题。它是人类过去野蛮时代的传代物之一。它是围坐在这个议席的每一个理事国在它本国史上的一段时期所已知道的经验。因此，一般地都希望现在安全理事会将提升到它的十足地位，发挥它的充分权力来实践我们的共同希望，以期惩戒比勒陀利亚政权，并使它遵守宪章的原则和义务。我们当然不能继续容忍百分之八十六的南非领土都被百分之十四的白人少数民族占用的情势；还有一点，近几年来，这个少数民族的人数，已因有来自欧洲和其余各地的移民，而更加增多。这种可怕的不公平办法应该受到某种方式的惩罚行动。比勒陀利亚政权说，按照宪章第二条第七项的规定，种族隔离政策完全是属于其内政管辖范围内的事项。

我从来不曾法律或自然理由方面听到过比这更荒唐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称为南非的国家，其中人数极少的少数民族白人，凭武力夺得了权力，并根据他们自己的种族主义命令，统治其余的人民。它是未经正当地非殖民化的一个国家的非法政权。它的法令当然是非法的，所以不能认为是对人民有约束力的。大家已宣布种族隔离是违反人道的罪行。我们岂能纵容罪犯自称有国内管辖权以便在他本国肆无忌惮地犯罪？

现在安全理事会应有何作为？仍旧同比勒陀利亚政权有外交关系的那几个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都负有特别责任，因为它们都须决定它们如何做到扫除文明人类心灵上历时最久的最大污点。它们还会继续赞成南非所有的双重标准？难道只有靠着长期压制非洲多数民族才可以保全白人少数民族的生命和财产吗？

非洲集团曾经建议对比勒陀利亚政权实施强制禁运武器和经济限制。我们赞成非洲集团的要求，因为迄今为止其它的办法都已经失败。但是，我们要听同南非有外交关系的那几个理事国说明，它们准备采取何种步骤。我们认为，这种步骤应该是切实有效、迅速而一致的，并以迫使比勒陀利亚政权立即顺从南非全体人民的大众意志为目的；并且，如果这些步骤证明无效或不受欢迎，我怕我们势必依靠第七章规定的各项措施来达到毕竟是经我们协议过的共同目的。

主席：我感谢印度代表对我所说的夸奖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巴林代表，他是阿拉伯集团三月份主席的身份发言的。我请他在本理事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阿尔·萨法尔先生（巴林）：主席先生，请让我向你表示我国代表团热烈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们确信，在你干练的指导下，我们的审议工作会产生积极的结果。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和所有安理会的其他成员，让我参加这次辩论，代表我国发言并以这个月的阿拉伯集团主席身分代表阿拉伯集团发言。

代表阿拉伯集团参加这次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是我国代表团极感荣幸的事。

我们的参与不仅是本月初在开罗举行的非洲阿拉伯首脑会议所表达的阿非团结的一种表现，而且也是我们联合对种族主义剥削和外国统治进行斗争的一部分。

三十年已经过去了，联合国仍在讨论种族歧视问题，仍在为谴责南非政府种族政策的暴行而作出决定。种族隔离政策不仅使善良人们感到深痛恶绝，而且也构成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威胁。

大会上届会议审议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时，南非人民正处于他们为平等和自决而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莫桑比克人民、安哥拉人民和其他非洲人民在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表明了那些违反正义与平等、使用恐怖手段的政权发现本身越来越孤立。妄图维持特权地位和剥削非洲人民的种族主义力量不能永远放肆下去。

安全理事会这一连串的会议已引起国际舆论注意沃斯特政权对数百万非洲人强加的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这些非洲人是为争取被剥夺的自由和人类尊严而进行斗争的。

种族隔离不仅是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也是种族主义少数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制度。这种政策不仅剥夺数百万人的最基本人权，也是二十世纪奴役的一种形式。

旧金山《联合国宪章》签定了三十年和《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了二十九年的今天，种族隔离制度的存在是公然向国际社会和建立联合国的原则挑战。

这样一个以白人少数压迫多数为基础的政权是不能维持下去的，因为它是违反自由、平等、正义的原则的，此种原则是同《联合国宪章》一致的国际原则。我们深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如果没有某些西方国家提供经济、财政、军事援助，是不能生存的。

遗憾的是，一些在国际社会很有影响的国家，特别是安理会的某些常任理事国竟然继续支持南非的沃斯特政权。

十七年前在沙佩维尔黑人反抗歧视性的法律而惨遭屠杀，此种法律规定如无特别许可禁往外地旅行。沙佩维尔屠杀惨案永远成为南非黑人反抗不公平的歧视法律的标志。去年，被奴役的广大人民起来反抗，坚决不让白人种族主义势力有喘息的机会。虽然一九六〇年三月的沙佩维尔屠杀镇压了反抗种族隔离政权的运动，但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六日在索韦托爆发并在很多南非黑人住区蓬勃展开第一个暴动浪潮，南非所施野蛮镇压激起了各地人民的愤怒，调动他们的干劲，唤起他们的战斗精神。

今天，南非的黑人并不孤立。非洲许多国家取得了独立，世界上为反对外来统治和剥削而进行顽强斗争的许多民族已经获得解放，特别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人民胜利之后，阿扎尼亚人民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日益加强，对种族隔离政策的反抗更形激化。

沃斯特政权的所谓革新不外是欺骗公众舆论的宣传，大部分人民却仍然在为争取平等和正义而进行斗争。沃斯特政权拒绝给非洲黑人最基本的权利，实行它的班图斯坦政策，因而违反《世界人权宣言》，蔑视联合国。对当地人民来说，所谓班图斯坦绝对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班图斯坦化事实上是沃斯特政策的继续，其目的在于建立表面上与白人区无关而独立的黑人保留区和殖民地。这不过是南非黑人居住区的假的独立，还可能加强种族主义政权。无论如何，在一个充满歧视或镀金的监狱的国家里化了装的种族隔离或假自治是不会使住在班图斯坦和黑人居住区的人民感到满足的。

班图斯坦化方案使非洲人在自己的国家内变成了外国人，这种办法绝不会被接受。世界社会因此坚决反对这种政策。

宣布所谓特兰斯凯独立也是一种宣传，其目的就在维持种族主义政权。我们很乐意见到国际社会作为一整体一致谴责南非，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六日，大会通过决议，谴责所谓特兰斯凯独立。这是一项特别重要的决议，因为它揭开了南非种族主义的真面目。可是尽管大会谴责，南非政权仍然执行压制黑人多数的政策。国际社会一再要求种族主义政权马上结束歧视惯例和种族隔离政策，但南非完全漠视这些谴责和国际呼吁。

最近沃斯特在与一名周刊记者谈话中说，他深信班图斯坦化政策是南非种族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我们如何能想象一个在一切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把白人、黑人和有色人完全分裂的种族主义制度——不用说白人享有种种特权——是解决种族问题的办法？这个制度也适用于交通、卫生、体育运动、教育等方面。只有十分幼稚的人或是纳粹分子才会同意这种观点。

南非政府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顽固地执行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化政策，不顾国际法院、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比勒陀利亚政权骄横地拒绝从该地区撤退，因而阻止纳米比亚人民实现自决。南非部队甚至利用纳米比亚作为进攻安哥拉和赞比亚等邻近非洲国家的基地。

我们很高兴见到沃斯特的纳米比亚政策不能动摇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立场，该人民组织决定继续斗争直到取得国家完全独立为止。阿拉伯国家要向西南非民组保证支持它为自决和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极为遗憾的是，由于三个西方国家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九日一起使用否决权，安全理事会不能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因而不能对南非实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有人想诡辩使用否决权是合理的，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幸的行动，因为它阻止国际社会负起其对纳米比亚的责任。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在即将举行的会议中能够就制裁比勒陀利亚政权达成符合《宪章》第七章的协议，特别应针对禁运一切类型武器前往南非一事达成协议。某些西方国家正在供应武器给沃斯特政权，这样做就是让该政权继续执行种族隔离政策，对南非黑人实施恐怖政策。我们呼吁一切国家，特别那些跟南非有联系的国家，响应联合国的许多呼吁，停止在经济和军事上援助南非。

我们支持本组织和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所作的努力，也支持旨在终止种族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运动及其他领域内的活动的一切建议。

主席：谢谢巴林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请他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发言。

卡马纳先生（赞比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我感谢安理会给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参加这次辩论的机会。

我首先要向你，主席先生，热烈祝贺你荣任安全理事会主席。你在自己社会里为人道主义问题已作出种种努力，所以我们确信你将特别关注安全理事会正在辩论的问题。

安全理事会曾经审议南非违反根据《联合国宪章》应负的两项根本责任。南非实行的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化政策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同时也侮辱了国际社会。南非违抗联合国中止南非对纳米比亚委任统治的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七日的第2145(XXI)号决议。大会认为这是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联合国的一项侵略行为。

如果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存下去，正义和合作原则必须是国际社会遵循的原则。南非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的蔑视构成对这些原则的不可容忍的挑战。

联合国制订了日益复杂的办法来反对南非令人深痛恶绝的种族隔离、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政策。在这方面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积极调动国际社会一起来消除南非

的种族歧视。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有力地支持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坚决相信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承认的那些解放运动是合法合理的。大会授权在纳米比亚独立前负责管理该领土的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系统地调动各方政治的支持，迫使南非从纳米比亚撤退。纳米比亚理事会又坚决支持纳米比亚唯一和真正的解放运动组织，即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活动。理事会拟订了一项方案援助领土境外的纳米比亚人，一方面是为了人道主义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培训他们在纳米比亚取得真正独立后从事行政和专业工作。

国际社会也响应了联合国所作要求支持的呼吁。会员国对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的捐助也日益增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给纳米比亚规定了一个指示性规划数字，给纳米比亚理事会支持纳米比亚的各项倡议方案提供额外经费。理事会在卢萨卡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研究所，为纳米比亚人提供建设一个独立国家所需的训练。一切这些活动反映出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日益支持纳米比亚人在统一的纳米比亚完成争取自决、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联合国对纳米比亚的立场应特别强调。大会中止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宣布该领土直接由联合国负责。这一责任的行使需要在政治动员和物质资源上作出重大承担，以确保联合国在绝大多数会员国支持下乐意而同时有能力执行其决议。

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内有这种决定性趋向，南非仍然肆无忌惮地坚持在国内使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和班图斯坦制度永久存在，而在它的帝国主义的阴谋中希望永远剥削纳米比亚人民，永远掠夺领土内的自然财富。

为了达到这种目标，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管理当局对纳米比亚人民执行残酷的制度化的恐怖政策。经常监禁拷打在其暴力压迫制度下的男女和儿童。它又迫使大批居民迁移，使数以千计的无辜男女儿童受到无法形容的痛苦。在日益激化的侵略姿势下，南非在纳米比亚的驻军已增至40,000人。南非军队不久以前对邻近非洲国家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入侵。这种军力增加也用来系统地镇压纳米比亚人民解放运动西南非人民组织的支持者。很多纳米比亚爱国志士被囚禁被拷打。

南非在某些西方国际经济利益集团的支持下不仅一贯无视联合国的决定，而且也试图以借口作幌子永远执行其残酷的殖民和种族主义政策。南非在图尔恩哈勒体育馆举行的部落会议上召集了一些狂热的推行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者和部落傀儡，阴谋炮制一个所谓宪章来使国际社会弄不清它在纳米比亚的真正意图。伪临时政府将根据该宪章成立，并主持纳米比亚的假独立。

一切这些花招都在妄图继续控制世界上最大的钻石矿，妄图继续能开采世界最大铀矿之一的纳米比亚铀矿。一切这些花招都在试图保存南非自己的公司和同某些西方国家有联系的公司在国内开采丰富的铜矿和其他矿藏的利润。

纳米比亚的财富是纳米比亚人民与生俱来的权益。今天世界一切进步力量都全面支持纳米比亚人民为掌握自己的命运和发展自己国家而进行的斗争。但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始终不肯让纳米比亚人民享有参与国际社会的应有权利。

什么在支持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横冲直撞的行径呢？什么秘密的盟约促使这些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悍然违抗人类共同的正当行为呢？不管是什么阴谋妄想的支持南非的粗暴的贪婪，将来一定会尝到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苦果。

非洲人民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力量肯定会毫不留情地粉碎支持种族隔离的种族主义那帮人的帝国阴谋。纳米比亚人民在他们唯一和真正的解放运动组织——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下，表明了他们决心抗拒南非残酷的压迫，坚决打击南非对他们国家的非法占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纳米比亚解放斗争的效率日益获得全世界的认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跟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全面合作，执行支持纳米比亚人自决和独立的政策。

此外，理事会一贯谴责在图尔恩哈勒体育馆举行部落会议是不合法的，拒绝承认会议的结果，认为是并不代表纳米比亚人民争取统一的纳米比亚的自决、自由和独立的合理愿望。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在若干项决议中表达了联合国决心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纳米比亚理事会的一切建议都获大会认可。大会决定展开纳米比亚建国方案，

包括斗争期间和全面独立后的最初几年。大会又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和真正的代表，并使该组织在联合国享有正式观察员的地位。联合国坚决站在纳米比亚人民的一边，支持他们争取统一的纳米比亚的自决、自由和独立。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促请安全理事会考虑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载的措施，以便迫使南非结束其对联合国权力和《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载的人类尊严的普遍价值观念的双重挑战。

在南非促进种族隔离以及把它伸展到纳米比亚殖民地去的行动继续威胁南部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挑战是决不能再容忍的。

下午十二时五十分散会